

为什么读王阳明

连玉明

将我吸进一场穿越之旅,瞬间回到古圣先贤身边,用心底的好奇与他开展了一场场对话。

一

初识王阳明,是2012年的事。我受邀去贵阳作个讲座。讲完课后,邀请方对我说:“你一定要去修文的阳明洞参拜一下王阳明。”那天下着小雨,我一个人在阳明洞整整待了一个下午。陈列馆前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”,王阳明的“四句教”直指人性。君子亭处,一块“知行合一”的石刻,历经百年风雨磨难,依然熠熠生辉。1876年时任修文知县李崇峻为王文公祠所题“培养元气”四个大字,一语道出王学圣地的精髓。修文,一个培养元气、修养文化的圣地。2014年,我被派到贵阳挂职,有了更多接触“王阳明”的机会,对“王阳明”的认知也越来越深。我常常在想:为什么后人会封王阳明为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于一身的“真三不朽呢”?中国历史上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都很显著的有两个半人,这两个人是孔子、王阳明,另半个人是曾国藩。为什么王阳明可以位居其一呢?在我的认知里。王阳明立过志、悟过道,提出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心理学理论;带过兵、打过仗,征南贛、征宸濠、征思田,是兵部尚书级的“马上英雄”;讲过学、写过书,《传习录》《大学问》皆为传世之作。难道仅仅因为如此吗?中华文明五千年,历朝历代,文韬武略之人物,英才辈出,为什么王阳明又能位居其上呢?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,使我对“王阳明”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,以至于在贵阳的日子里,是“王阳明”伴随我度过的。我开始流连于他的文字,反观500年前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。忽然有一天,当重新翻阅《传习录》时,那些文字犹如一个思想的漩涡不由

二

2016年,我们成立了阳明文化(贵阳)国际文献研究中心和北京阳明书院,开始了一段追寻王阳明馆藏典籍文献的难忘时光。当时,国家文物局很重视和支持这件事。国家文物局还专门下发了两个文件,要求:一个是在全国文物系统全面开展王阳明文物文献普查;另一个是请国家图书馆协助普查和复制王阳明馆藏典籍文献。这两个文件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利好。很快,贵阳市人民政府与国家图书馆签署了王阳明馆藏文献普查、复制和研究协议。我们派工作组进驻国家图书馆,协助古籍馆的专家一同开展王阳明馆藏典籍,包括个人著述、年谱传记、后学资料等共计120种765册6.24万拍古籍和45种486拍拓片的普查、复制和研究工作,并建立了“数字阳明资源库全球共享平台”。古籍是历史的记录。尽管我们并不能完全读懂,但每一次与这些尘封数百年的文字相遇,都是一次心学之旅、心学之思、心学之辩。古籍馆的老师告诉我,这里有的文献已经500年没有人动过了。有人说,一个人的学问,源于两种东西:一是考古,二是训诂,我们算兼而得之吧。在中华文明浩瀚如烟的文字中,我与“王阳明”相识三年有余,虽然对“心学”还止于皮毛,但至少让我暂时找到一种“万花根源总在心”的精神体验。

三

日本人很尊崇王阳明。皇皇三卷本《王阳明大传》的作者就是日本的冈田武彦。我去过日本的山口县,这里是“明治维新胎动之地”。孙中山说,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。50年前维新诸豪杰,觉醒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。章炳麟又说:“日本维新,亦由王学为其先导。王学岂有他长?亦曰自尊无畏而已。”日本的武士精神中特别强调阳明的实践性。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,最具维新派代表人物东乡平八郎的腰牌上写着七个字:一生俯首拜阳明。王阳明的影响远不止于日本,也不拘泥于旧时代。当下,世界正经历百年



▲连玉明在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阳明洞王阳明雕像前

未有之大变局。人类的生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“两面夹击”“四面楚歌”。怎么办?唯有命运共同体才是良药。顾名思义,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共同体,本质是心的共同体。王阳明说: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“唯天下之至诚,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”。这便是王阳明一切心法之本真。用孟子的话说,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如果人人将心里的良知推而广之,何愁世界不大同。良知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,是没有国籍的。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必将登上世界舞台,并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,全球治理实乃良知之治。这就是为什么杜维明发出“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”呐喊的根本原因。

四

我们为什么要读王阳明?它有一种润物无声却能改天换地的力量。有学者说,人生的困惑有三样东西,一为欲望,一为情绪,一为习性,人生终极如何在三者中超越。在中国的文化里,儒释道分别解决一个问题。儒家解决习性,道家解决欲望,佛家解决情

五

在贵阳的我的办公室,挂有三幅字:一幅为“此心光明”,一幅为“为学大病在好名”,一幅为“静心止语”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王阳明的三句箴言。王阳明之真不朽,不朽在此心光明。1529年初的一天清晨,王阳明在赣江的一条船上,为弟子留下遗嘱: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!”意思是说,我这颗心是光明的,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啦!此心光明是王阳明一生的写照,也是王阳明心学的高度概括。王阳明少年立志学做圣贤,后龙场悟道,“吾性自足,不假外求”。“心即理”塑造人生气象,“知行合一”培养人生智慧,“致良知”构建人生境界。阳明心学是一种人性的回归,也是一种前行的动力。1528年王阳明途经广东增城祭墓,在“忠孝祠”写下《书朱翁壁》:“落落千百载,人生几何?道通著形迹,期无负初心。”反观人生,“千圣皆过影,良知乃吾师”。“为学大病在好名”是我的警世箴言。王阳明把“好名”与“好色”“好货(好财)”并列为人之三大私好。阳明弟子薛侃说:“从前岁,自谓此病已轻。此来精察,乃知全未,岂必务外为人?只闻誉而喜,闻毁而闷,即是此病发来。”薛侃对“好名”病发症状的描述,不正是人性深处那根深蒂固的顽疾吗?挂在我办公桌旁边的一幅“静心止语”。我常常对着这幅字苦思冥想,怎么才能做到静心止语呢?有一天,我把这幅字从后往前念,便成“语止心静”。顿然联想起王阳明二事:五岁前的王阳明一直不会说话,后一开口便出口成章。另一件事是中年时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,自己打造了一个石棺,每天躺在石边,静思已过,后终悟道成圣。原来,不说话,或许心自然会静下来。我恍然大悟,如梦初醒。



▲《王阳明馆藏文物文献全集》(600卷)连玉明总主编

大家小说

名家名笔

缅怀指挥家严良堃先生

李心草



严良堃

2023年是中国交响乐团著名指挥家、我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——严良堃先生诞辰100周年。追忆、缅怀严良堃先生,学习他为艺术执着奉献的高尚品德,深入研讨其博大精深的指挥艺术,以赓续传承本土民族音乐传统,进一步探索交响乐民族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中国道路。

众所周知,严良堃先生的音乐实践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奋发进取的命运紧密相连,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。严良堃先生1923年12月28日出生在湖北武昌,1938年毅然投身抗日救亡宣传、文艺事业,后调至“孩子剧团”,成为“人民音乐家”星海的学生。1940年,17岁的严良堃首次指挥“孩子剧团”公演洗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从此开启了他与这部中华民族代表性合唱声乐乐曲的千场之缘。

严良堃先生在指挥艺术上深有造诣,他的指挥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性与严谨性,通过深入发掘作品的内涵来构筑各种不同的音乐图景。他指挥过冼星海、聂耳、赵元任、瞿希贤、田丰等中国作曲家的经典合唱作品,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德沃夏克、勃拉姆斯等西方作曲家的经典交响音乐,海顿、莫扎特、福列等作曲家的经典合唱作品,以

一位诗人,一位学者

蒋寅



陈贻焻

陈贻焻先生离开我们,享年76岁。这悼念文章最一般的开头,用在陈先生身上并不合适。其实陈先生早几年前就离开了我们,几年内我们听到陈先生的消息只有一个,他脑子已经不清楚,不能工作,不认人。陈先生的实际生命比他不算太长的享寿还要少些,这正是他的去世让人尤觉伤悼的地方。当代学人,中寿而弃世者并不鲜见,或未必好学,或未具其才,不足令学界同悲。生未尽其学,学未尽其才——这样的叹惋之词,用在旁人身上不过是文饰碌碌无为的谰辞,而陈先生独受之无愧。他虽留下《唐诗论丛》《杜甫评传》《魏春园论诗杂著》以及《王维诗选》《孟浩然诗选》等著作,但他的学识、他的才华、他的智慧,远未得到发挥,相信这肯定不是我的一己私见。

说来,陈先生于我有座门生之道。当年我在广西师大的硕士论文答辩,就是陈先生主持的。论文题为《戴叔伦研究》,由作品考证、生平考证和创作评论三部分构成。前两部分对前辈专家的研究微有订补,后一部分则纯为一得之愚。陈先生对前者褒奖有加,以为年轻后生能下这样的考据功夫,殊属不易;同时他又指出后者相对较弱,没做到家。陈先生的鼓励和指点对我是莫大的鞭策,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,我除了继续致力于文献考证外,始终将提高诗歌艺术鉴赏和批评能力作为努力的方向。只恨根器鲁钝,迄无以仰副先生的期望。

顾惟志学以来,10多年间,侍前辈学者清谈,每每深感自己艺术修养的贫乏。读陈先生的论著,我最倾倒于他那敏锐透彻、直指心源的艺术洞察力,对他把握作家艺术特征的眼光佩服不已。陈先生工于诗词,人所周知,但他书法之妙,知者恐就不多了。我见过几次陈先生的墨迹,有诗卷气,有书卷气,名隽秀逸,最见胸襟的洒落。一次写信,我曾求先生赐一幅墨宝,后得知先生当时已不能书写,深以为憾。

仔细想想,我见陈先生的次数很有限,除了陈先生的著作,我对他本人的了解并不多。但事情就是这样,我们喜欢一个人,其实并不需要了解很多的,有时仅凭一面之

宁强:感悟中国石窟之美

本报记者 张丽

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石窟之美:走进西域》新书发布会12月8日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,本书作者、北京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院长宁强分享了本书的创作过程、背后故事,对书中内容进行了讲解。

宁强介绍,《中国石窟之美》是一本领略西域“丝绸之路”风景,体现中国石窟艺术魅力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著作,是他带领研究团队历经10余年对新疆境内古代艺术遗迹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。古称“西域”的新疆,既有雄奇壮阔的戈壁沙漠,也有富饶美丽的湖泊山川,更有勤劳勇敢的由诸多民族组成的大众百姓,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丰富的天文景观,人们对有着很大的吸引力。

为了让读者有一个较为清晰流畅的阅读体验,该书按从东往西走的考察路线记录描述。从克孜尔石窟到库木吐喇石窟,从龟兹石窟群到“阿艾石窟”,以极富吸引力的话题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,对这些古代石窟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。“当我们真正开始了解敦煌艺术,会发现这是一个觉悟的过程,你会从中看到你的人生,你会想到你的过去和未来,你会体会到历史照进现实的过程,体会到历史怎样影响当下的艺术,怎样使人觉悟,使人智慧,使人学到更多的东西。”宁强表示,《中国石窟之美》一书具备学术研究、知识普及和旅游指导的多重属性,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,切身感受中国石窟艺术的悠久历史,体会璀璨绚丽的中华传统文化。

陈霞:激活中国哲学新内涵

本报记者 郭海瑾

日前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、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“第三届中国哲学论坛·2023”在上海大学召开。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贡献”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作了题为“‘中西哲学比较参证、融会贯通’——论贺麟对中国哲学的创新性研究”的发言。陈霞认为,当代著名哲学家贺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着清晰的时代问题意识,体现出面对现实、应对危机和立足传统、改革道德、华化西哲、转向现代以及深入论证、缜密分析等特点。他吸收诸子百家及西方哲学,将中西有关“心”的理论有机结合,创建了新的心学体系;对“理”“知”“知行关系”等进行了新阐释,提出了新的体用观,以及自利利他、遵守法律、尊重信仰、崇尚艺术等新道德。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,他赋予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以新的内涵,重新激活它们,丰富了传统哲学的内容和表达形式,增强了传统哲学的论证性,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发展了其思辨性。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,对于构建当代的中国哲学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启发意义。

陈先生若听到我的心声,必为哂然一笑。